探访

宝藏山南

□ 代玲

2011年的9月10日，来到西藏月余的我被派往山南工作。尽管对山南一无所知，对前途却没有一丝担忧，因为我相信只要脚踏实地，便能在任何一方土地上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本来到西藏工作就不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抉择，亦没有特别长远的规划，抱着到广阔天地中走走看看的心态，就匆匆地踏上了前往山南的路，并居留了十月之久。缘分总是妙不可言的，这10个月成为我留在西藏这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情由。如果说杰玛央宗冰川算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那么在山南的10个月便是我深厚西藏情结的发端。

多年过去，月圆之夜守望雍布拉康的一轮明月，打马飞驰在秋天金黄灿烂的杨树林荫道上，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听激流飞瀑的轰鸣，喜马拉雅山上驻足凝望一座座高原湖泊的澄澈碧蓝、雪山的圣洁、杜鹃的缤纷，这些都成了记忆中最斑斓的色彩。

山南，这个西藏文化的发源地究竟有什么魅力？竟是如此地吸引着我？

是那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沿着蜿蜒雅江流溢出来的瓜果飘香的味道？是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带来的发展新气象，还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一代又一代人戍守边疆的赤诚？

山南，位于冈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雅鲁藏布江干流中下游，北接拉萨，西连日喀则，东有林芝，南与印度、不丹等国接壤。在大山大江的哺育下，山南孕育出了藏文化的源头雅砻文化。在西藏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地方莫早于雅砻，农田莫早于泽当，藏王莫早于聂赤赞普，房屋莫早于雍布拉康。”在美丽富饶的雅砻河谷，诞生了许许多多西藏历史上的第一。第一块御用农田、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

发源于雅拉香布雪山的雅砻河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其肥沃的谷地养育出了雅砻部落。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雅砻部落走出河谷，东征西伐，合纵连横，统一了当时西藏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也成就了今天它的滥觞之地山南在西藏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雅砻河谷是藏族文化的古老发源地，藏戏、卓舞、果谐、壁画、雕塑与唐卡等西藏最有特色的艺术大都发端于此。游历山南，不只需要带上眼睛，看山的巍峨、水的激荡，更要带上心灵感受古老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山南的历史文化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让人仰望，就像流经它境内的西藏母亲河雅鲁藏布江一样绵长让人回味。曾经和一位朋友游历山南，朋友无时无刻不感慨怎么这么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这么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无尽宝藏的山南，一直是西藏这片土地上文化的高地、精神的高地、心灵的高地！

山南璀璨的历史文化，历久弥新散发出迷人的味道。与之相比，现在更吸引我的则是漫长的岁月中，在雅鲁藏布江和雅砻河润物无声的滋养下，山南呈现出的新变化。这是新时代山南人不畏艰难、努力奋斗追求美好生活、建设幸福家园的味道。

如今，从贡嘎机场到山南市政府所在地泽当的高等级公路早已通车。这条雄伟的公路沿着雅鲁藏布江北岸延伸，穿行在连片的江边荒滩上，让荒滩也长出了震人心魄的风景。与雅鲁藏布江南岸万亩人工植树造林景观不同，江北的沙丘还在慢慢地治理当中，草方格、石方格治沙、人工造林等方法被广泛运用。不仅如此，人们在沙地上还种起了西瓜、车厘子、草莓，建起了集休闲娱乐、瓜果种植、农副产品加工于一体农业园区。干建明位于山南市桑耶镇的西普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此前，这里是片荒滩沙地，经过几年的奋斗努力，干建明不仅种出了西瓜，还种出了车厘子等高端水果，远销香港颇受消费者青睐。如今，西普农业园区内满目葱翠、花果飘香，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片荒漠？

在海拔3500米的沙地上种植车厘子，干建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心力。此前，车厘子能生长的最高海拔是2000米。从内地聘请种植专家，引进不同品种，结合当地实际不断实验改良驯化。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车厘子终于在西普农业园区内扎根生长，开花结果。虽然还未大量丰收，但满树繁花已带给人无尽的希望和奋斗的源泉。

江北的沙地上，像西普农业园区这样的设施农业园区不止一个。随着泽贡高等级公路的贯通，江北的沙地被大规模有效利用，设施农业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山南正在实施涉及四县区九乡镇的雅江北岸“幸福家园”建设项目。结合高海拔易地搬迁，以生态产业、高新产业、文旅产业等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都将落户这片曾经的荒瘠之地。目前，能够容纳30万人的新区已具雏形，在这片荒地上大家将携手努力建设一个幸福的家园。

雅鲁藏布江不舍昼夜地奔流，山南人日复一日为美好生活奋斗。江边，一个个党和国家支持的重点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带给向往美好生活的山南人以希冀和动力。

“巴玉隧道”通车、“巴玉大桥”合龙、川藏铁路拉林段铺轨到泽当镇、华电集团所属项目1号机组完成吊环安装……山南大地上一个个重点工程项目捷报频传，吹响山南奔向幸福的号角。新时代、新气象，山南在奔向新征程的道路上努力奔跑。

跑得再快，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不会忘记对祖国的赤诚。奔向小康的路上，山南有奋力建设“幸福家园”的味道，也有守护神圣国土的传统。

喜马拉雅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间，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着神圣国土。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隆子县玉麦乡的卓嘎、央宗一家三代人。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领下，卓嘎、央宗姐妹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玉麦的山水。他们一家三口曾长期坚守在只有他们三人，被喜马拉雅挺拔巍峨的身姿层层包围而异常封闭的玉麦乡，为祖国站岗放哨。日出东方，将牛羊赶上山坡，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巡逻，一边放牧一边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高高的山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在他们的身上我深深地明白了家国的意义。如今，在他们精神的感召下，得益于西藏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的推进，玉麦乡变了样，家家户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独栋“小别墅”，太阳能路灯、水泥硬化路面、学校、卫生院等，玉麦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三人乡，俨然一个设施完备的特色小城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玉麦乡，肩负起守护神圣国土的光荣职责。不止玉麦，在山南错那县的麻玛门巴民族乡、洛扎县拉郊乡等地，人们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一边守护神圣国土，一边建设幸福家园。

无论是守护国土的优良传统，还是建设幸福家园的不懈努力，都将构成新时代山南人创造的新文化元素。随着岁月的积淀，它们将在山南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增添浓墨重彩的笔画，共同成为山南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历史的长河中绚丽夺目，熠熠生辉。这些，是我心灵深处熟悉的山南，也是我向往的远方山南！

四季

秋之声

□ 涂玉国

秋天最动听的声音，是果实开裂的声音。火红，热烈，这才是村庄最美好的模样。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一叶落，天下秋。秋天的天空分外明净辽远，一行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站在这旷远的天空下，变得分外渺小寂寥，那枝头上片片枯黄阔大的叶子，在寂寂的秋风中无力地翻卷着，发出眷恋的“唰唰”“哗哗”的回响，这回响似慢板轻歌，一声声地击在心上，让心一阵阵揪紧，顿生无限惆怅。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在敏感的诗人眼里，那黄叶落地的声音，更像无奈的叹息，拨动着内心的琴弦，有些萧瑟，有些悲凉，有些落寞。“零落成泥碾作尘。”在乐观的诗人眼里，秋叶落地静美的声音却是那么美妙动听。那是沉静、温婉、幽深的声音，那是为了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那是为了积累储备、再次出发，那是为了来年的叶更绿、花更艳。

“长风万里送秋雁”。阵阵回归的悠长清越的雁鸣声，拉开了游子返乡的序曲。春去秋回，那急急切切的声音里，饱含着天涯孤旅的多少相思相恋，经过多少次风里来雨里去，经过多少次坎坷挫折伤心流泪，终于，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扔掉所有的过往，打起背包开启了回归之旅，扑向母亲温暖的怀抱。

与清亮的雁鸣声相对的，是匍匐于四野的草丛中日渐浑浊的虫鸣声，日渐疲惫的秋蝉声，那些曾经高亢、响亮、激越的声音，一旦沾上了风霜，就多了几分尘土气、几分冷冽气，少了几分炽烈，多了几分沉静，几分萧瑟。这是虫儿与陪伴了一春一夏的草木在作低缓深情的告别。静静地倾听这些难舍难分的分别声，胸腔里突然滋长出一种离别的情绪，宛如看到十里长亭执手相送，泪眼迷离芦花起伏的场景，如果再有铮铮淙淙流水般的古筝声起伏回环，更是平添了许多忧愁。挥手自兹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带走的是多少说不尽的往事，多少苦乐酸甜悲欢的情节，那些曾经的一幕幕、一回回，一次次徘徊在秋风里，久久不愿离去。

秋雨凉，加衣裳。伴随秋风的是一场更比一场寒凉的秋雨，把夏日最后一缕暑热赶到季节的深处。那纷纷飘落的细雨如雾如烟，落在褐黄的叶子上发出春蚕食桑般的“沙沙”的声音。与春雨不同的是，春天的雨温润、灵动，秋天的雨冰凉、绵长，更易让人多愁善感，滋长纷乱的心事。偶尔，秋雨也有激烈的时候，落在树叶上、落在大地上，发出“嗤嗤”“嘶嘶”的声音，伴随着急促的风，敲在玻璃窗户上，发出“呼呼”“叮叮”的敲击声，这些声音尽管充满力度、富有张力，但与夏天的猛烈声相比还是温婉、低沉了很多。听着这声音，仿佛坐在一叶小舟上，随声音的波浪起起伏伏，充满了平平仄仄的韵律与诗意。

秋天，更多的声音是热烈的，丰富的，多彩的，欢乐的，兴奋的。金黄的稻浪，闹腾在秋风里，发出“哗啦啦”的喜悦声；火红的柿子，摇曳在枝头，发出“噗噗”的会心微笑声；淡蓝色的长空上，白云高悬时行时止，发出小猫夜行时若有若无的足音；橙色的柑橘，藏在深碧的叶中，宛如捉迷藏的孩子发出阵阵调皮的“咯咯”脆甜声；红彤彤的枫叶，沉醉在秋日的温阳里，相互碰撞时发出“喀喀”的金属声。听到这些七彩的声音，就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慢慢地连呼吸心跳都变得平缓起来，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开启一场盛大的梦幻之旅。

秋天最动听的声音，是果实开裂的声音。在碾轧得平展展的稻场上，晒满了收获后的庄稼，这是庄户人家最开心的时刻。坐在秋日的暖阳下，金风吹动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像在演奏丰收之曲。黑色的绿豆荚、土黄色的豇豆荚，在阳光下不断炸裂，发出“喀吧喀吧”的欢快声；芝麻梭子张开小口发出“嚓嚓”的轻响；金黄的稻粒、黄亮亮的玉米发出“嗤嗤”的笑声……这些丰收的果实，在阳光的抚摸下汇成了欢声笑语的河流，在村庄上空、在田野上空、在大地上空远远地弥散开来，把秋天渲染得分外生动。一只长着大红冠子的大公鸡带着一群母鸡，乘人不注意急急忙忙地溜到稻场里，发出欢欣的“咕咕”的呼叫声，它们一边低头频频啄食，一边用锋利的爪子刨食钻出豆荚的肉虫。在不远处的棉花田里，棉花轻裂声此起彼伏，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黄豆荚发出“啪啪”的脆响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合奏成秋天最丰满、最动听、最悦耳的声音。

秋天果实开裂的声音，更像是丰收的锣鼓声，铿锵有力，激情四射。听到这声音，劳碌奔忙的庄稼人开心地笑了，那爽朗开怀的笑声在晴空下四处回荡，把村庄的里里外外都洗涤得格外喜庆、火红、热烈，这才是村庄最美好的模样，这才是季节最美好的模样，这才是大地最美的模样，这才是天下最美好的模样。

随手拍

邂逅“潘安”

坐落于江苏徐州贾汪潘安湖风景区内的潘安水镇，既有江南的婉约与柔美，也有苏北的豪爽与雄浑。水镇整体规划为“一环两区”，外环客栈群由27个北方四合院民居构成，内环为体验类街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及特色小吃区。

这里的建筑采用全木结构，布局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徐州传统建筑风格。街道为旧青石板铺装，蜿蜒曲折，曲径通幽。亲水平台、曲折长廊又为水镇增加了几分与自然契合的朴素秀气。虽然是现代改造而成，但建筑还是使用古老的施工工艺，木雕石刻，砖瓦石均为收购老砖老瓦。青石小巷，青砖黛瓦，百年古树，处处彰显着古色古香的历史风貌。

图/文 翟天雪